

① 神秘的八角星

——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

文物级别：一级

材 质：陶

制造年代：大汶口文化（距今6200—4500年）

外形参数：口径26厘米，足径14.5厘米，通高28.4厘米

出土时间：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收藏情况：现陈列于山东博物馆“山东历史文化展·史前”展厅

推荐理由：八角星纹彩陶豆构图对称，运用复彩技法展现出变幻而有节奏的韵律，色彩对比强烈，寓意引人深思，堪称彩陶艺术珍品



八角星纹彩陶豆，泥质红陶，豆盘为圆唇斜口、深腹，喇叭形高圈足。腹和圈足部位施深红色陶衣，斜口沿面绘白色彩地，其上用褐、红等彩色绘出半月形与若干竖线段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之上绘5个方心八角星状纹样，各八角星之间同样用两列白彩竖线段间隔；圈足部位绘两圈褐色彩带，彩带之上用白彩绘贝形纹样。八角星纹彩陶豆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

在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件展品，一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罐子，一个出自上万年前的原始先民之手的普通陶器，但是它却被权威人士称为“天下第一罐”，被视为价值连城的国宝，与法国罗浮宫的镇馆之宝——胜利女神雕像、断臂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相比肩。后三者可以说是世人皆知，但我们先人制作的“天下第一罐”会有多少人知道它的价值？又会有多少人在它面前驻足呢？

为什么一件在常人眼中极为普通的陶器，会有如此高的地位呢？

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利用黏土的物理性能创造出来的新物品，陶器的发明一般被作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来看待。它的标志性意义远远胜于它的实用价值。或许人们意识中认为，陶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盘、盆、罐，随处可放，随手可弃，陶器的日常用具属性遮掩住了它是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一大步标志的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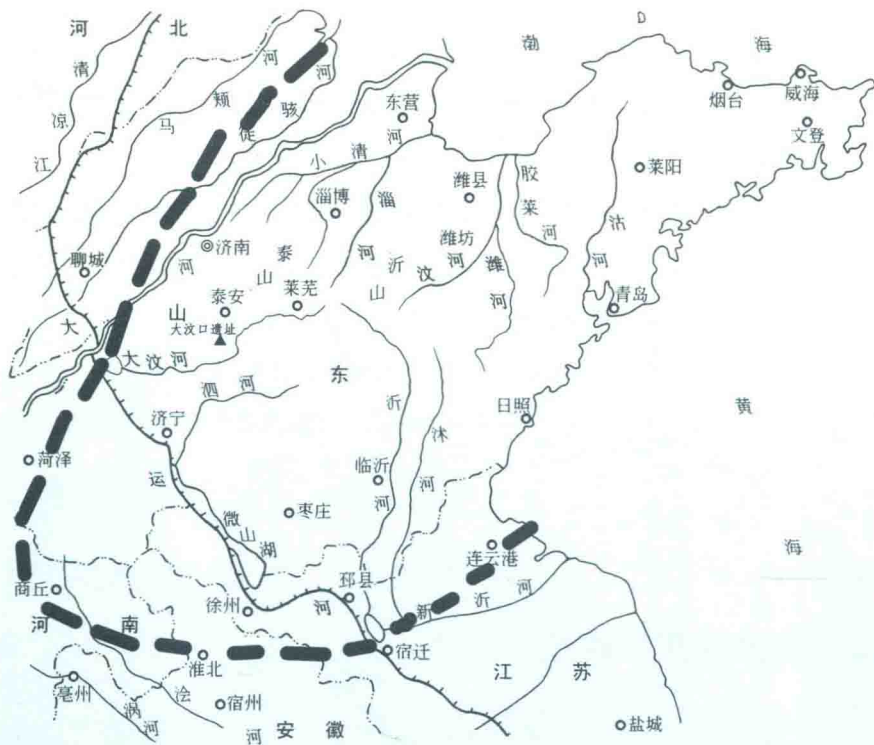
在离江西省遥远的胶东半岛上，随着三次考古挖掘工作的展开，先是碎片，之后是完整的、精美的整器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人们揭开了汶河边上的大汶口文化文明的曙光。

汶河边上的文明霞光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

、口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先后经过三次规模较大的发掘。

1959年5月，宁阳县兴修津浦铁路复线工程，在汶河南岸宁阳县堡头村村西一带，露出一部分遗物。济南市文化局根据宁阳县文化部门的反映，立即派济南市博物馆的同志前往，发掘证明此为一处集中的氏族公共墓地。这次发掘主要在整个遗址东南部进行，也是一次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自1959年6月24日始，8月底结束，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33座，时代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晚期阶段，绝对年代在5500~4600年。出土了一批特征明显的随葬器物，其中陶器1000多件，



大汶口文化地理位置示意图及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示意图

红、黑、灰、白陶都有，还有精美的彩陶，石器、骨器也十分丰富，特别是一部分玉器和象牙器，制作相当精美，这批遗物的出土，一度引起考古界的普遍关注。60年代前期依据这批资料，确立了“大汶口文化”的命名。

时隔15年，1974年，为配合泰安至兖州公路的修建工程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此次发掘主要集中在今卫家庄村南紧靠汶河北岸一带，即遗址的西北部，出土了一批年代较第一次发掘更早的房基、灰坑、墓葬等遗迹，以及丰富的陶、石、骨牙器等文化遗物，为探索大汶口文化的渊源及其谱系提供了一批新鲜资料。

1978年春、秋两季，在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这次发掘工作是在泰兖公路汶河桥北端引桥的东西两侧进行的。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中存在着分组埋葬现象及出土了一批随葬器物相当丰富的早期大墓，为研究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变化提供了新线索。

大汶口遗址的发现、发掘，不仅确立了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为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找到了来源，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仰韶、龙山文化相互关系的传统看法和观念，而且对于引导人们关注史前时期的社会形态和阶级、文明、国家的产生等，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文化通常是指属于一定时期、分布在一定地域、具有一定特征的实物遗存的共同体。一个考古学文化包括不同的文化因素，例如某几种特定类型的住宅、墓葬、工具、陶器和装饰品以及某些特定的工艺技术等。每个考古学文化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示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先后有：



大汶口遗址 1959年发掘场景



大汶口遗址 1974年发掘场景



大汶口遗址 1978年发掘场景

后李文化	距今 8500 ~ 7500 年
北辛文化	距今 7300 ~ 6400 年
大汶口文化	距今 6000 ~ 4000 年
龙山文化	距今 4350 ~ 3950 年
岳石文化	距今 3900 ~ 35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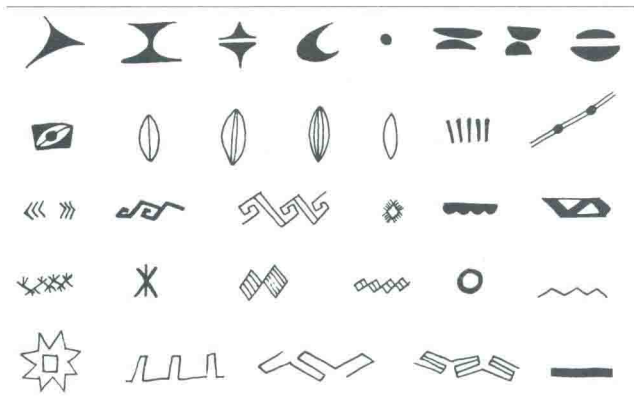
神秘的八角星纹

1. 大汶口文化花纹图案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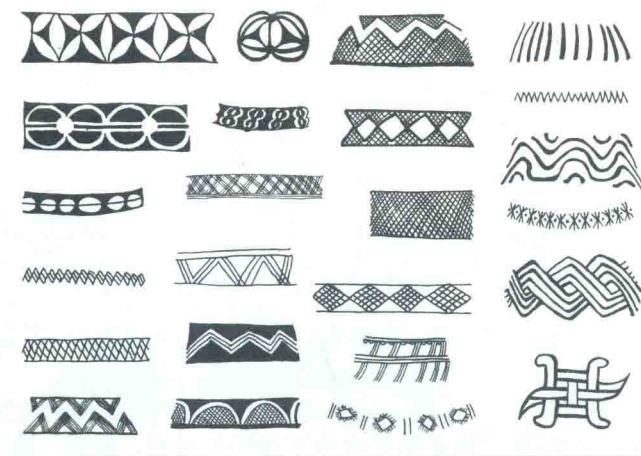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形态，处于中国陶器艺术发展的转变时期。以陶器装饰为例，这一时期的陶器纹样逐渐由生动形象的动物图案转化为抽象的几何印纹。依照时间发展序列，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大汶口文化早期陶器的纹样母题多数是优美而流畅的弧带、垂弧、直边三角、弧边三角、圆点、圆圈、双弧、直（斜）线、折线、折括、回纹、菱形、八角星、连山、双角形、斜栅形、网纹等几何纹样。另外还有勾叶、花叶、草木纹等植物纹样。其显著特点是折线纹样的出现。

而纹样的图案除了少数简单器物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纹样母题组合形成连续的带状纹样图案，绘于器物最醒目的位置，一般在肩、腹部，多数为一条纹样带，个别的有两条。有的还在某些器物的宽沿上，加绘一些简单醒目的纹样图案。依其所处位置的重要程度，前者可



大汶口文化早期纹样母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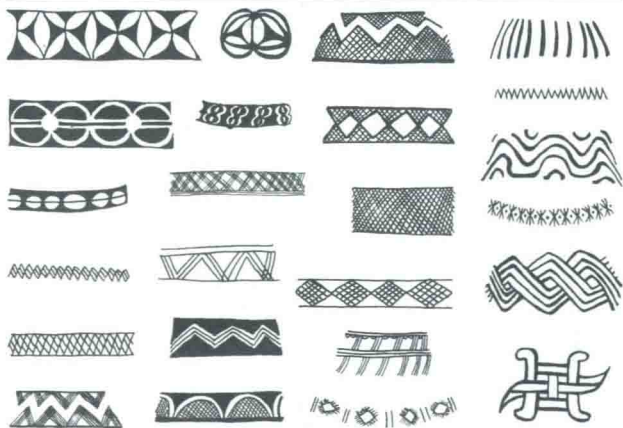
大汶口文化早期纹样

以称为主题图案，后者一般称之为附属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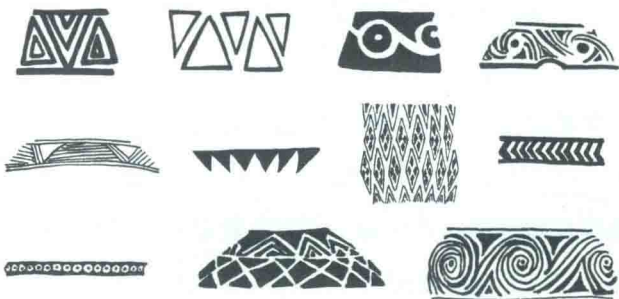
关于这些几何纹的含义、起因和来源，考古界、美术界颇有争论，至今乃是中国艺术史之谜。

占据主流的观点是，新石器时代主要的几何形图案花纹是由早期的动物图案演化而来：如半坡类型彩陶直线形纹饰是由鱼纹变化而来的，庙底沟类型彩陶螺旋形纹饰是由鸟纹变化而来的，北方波浪形的曲线

大汶口文化中期纹样



大汶口文化晚期纹样



纹和垂幛纹是由蛙纹演变而来的。

换言之，新石器时代的抽象概括的几何形图案花纹是从写实具体的动植物纹样转化而来。这反映了远古人类审美的变化，也满足了史前陶器纹样作为一种标志，清晰、容易辨认，方便制作和复制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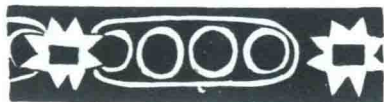
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彩陶的比例并没有增大，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与早期阶段相比，彩陶制作、无论是纹样母题的种类还是构图的形式和图案，都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单个纹样被较为复杂的组合纹样取代，背三角、对弧、连山、双角形、折括、鱼鳞纹等，到中期阶段已不再出现；曲线的运用增加，出现了一部分纹样母题，如水波、连珠、扁“U”字形、纽索和成组的弧线纹等；即使是早中期都存在的母题，在数量和表现形式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如早期十分流行的较为简单、写实的弧边三角、花叶、圆点等，到中期虽然仍可见，但数量甚少，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代之以网纹、斜栅等较为复杂的组合纹样，尤其是网纹装饰，俨然占绝对优势，且表现形式也多姿多彩。这一变化反映了当时彩陶纹饰的发展，更加完备、精细的陶器纹样渗透了远古人类独特的审美情感。

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许多遗址已不见彩陶，即使有所发现，也是数量极少，到大汶口文化转变为龙山文化之前，彩陶基本上就从海岱地区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随着数量的急剧减少，这一时期彩陶的纹样母题和图案，较之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迅速衰退，又有所变化。纹样母题大为减少，如富有特色的斜栅图案，此时不复存在，各类网纹亦没有发现。保留的纹样也多有变化，如菱形纹变为大菱形套4个小菱形的形式，排列密集。新出现了其他纹样，如结构复杂的涡纹。

2. 众说纷纭的八角星

在诸多花纹图案中，八角星纹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图案。据已有的器物来看，八角星图案分布的区域较广，见于大墩子、大汶口、野店、王因、西夏侯、北庄等遗址。这些遗址多坐落在汶、泗河流域，由于在渤海海峡之中的岛屿上也发现了八角星图案，所以位置居于它们之间的泰山山脉北侧和沂沭河流域的广大区域，也应该存在这种纹样，只是这两个区域基本上没有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存的考古工作，故未能发现。八角星



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彩陶豆



江苏邳州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盆

图案器物出土量不多，累计不到 10 例。

八角星图案始见于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后期，延续到中期阶段前期，使用时间在 300 年左右。早、中期阶段的八角星纹，在用彩、构图方法和图形方面完全相同。中期阶段的图案以八角星为主体，两星之间以双竖线相隔。中期阶段的图案八角星所占面积减少，其间插进了连续的大圆圈。除了表现为彩陶纹样之外，这种八角星纹还被刻画于陶纺轮之上。

八角星纹作为装饰性题材主要见于豆和盆，除本文述及的这件彩陶豆以外，大汶口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几乎相同的八角星纹彩陶豆。两件器物沿面与腹部相同，只在圈足深褐色彩带上用白彩绘一圈连续折线几何纹。较之文中这件略小，通高 26.4 厘米、口径 24.4 厘米、足径 15 厘米。



大汶口遗址出土八角星纹彩陶盆

与彩陶豆同出的还有一件八角星纹彩陶盆。

这种八角星纹在其他遗址也有发现。比如山东邹县野店出土的一件八角星纹彩陶盆，泥质红陶。再如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的八角星纹彩陶盆，泥质红陶。

关于八角星纹的含义，许多人认为是表示光芒四射的太阳。

山东大学著名考古学教授栾丰实认为，豫中地区仰韶文化中出土过一些六角星彩陶纹样，中间为圆圈，有的还在内中加一圆点，这种图案用来寓意太阳还说得过去，但是大汶口文化的八角星图案，中间为方心，用方心表示太阳于理不通。他依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上的八角星图案推测，内中的小圆圈代表太阳，两重圆圈之间的8条箭头既表现太阳的光芒，也表示八方；外侧的大圆圈象征着天空，其外的4个箭头则表示四方，4条边上的八角星则表示八方。外侧为天，内心是地，双重的四面八方，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天圆地方。所以栾教授认为，八角星图案的含义并非太阳，而是大地的象征。

还有人因为如此精美的彩陶器具不可能是实用器，只可能用来祭祀，所以认为八角星纹跟巫术有关，是一种祭祀符号，或者图腾的代表。

关于八角星纹，另有专家认为是远古的九宫图：十字纹指向东、南、西、北，中间为中宫，4个隐性的角为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即一幅完整的盖天图。（《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一节）九宫图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比较勉强的地方，譬如八角星的象征性，缺乏准确合理的解释。

3. 彩陶纹样的象征含义

彩陶上的图案花纹是用来装饰陶器的，但彩陶花纹的题材和样式却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大多具有一定的意义，反映了当时的原始文化。

以彩陶纹样中较为常见的鱼纹和鸟纹为例。仰韶文化华山以西的泾、渭流域的彩陶纹样以鱼纹为主。发源于这一区域的周族流传着关于鱼的传说。《淮南子》载：“后稷墉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后稷死后变为半人半鱼，人鱼寓为一体，含有返祖为鱼之意。而《诗经》中也反复地将鱼在水中悠闲自在用来象征周王生活安乐，这都包含了周人以鱼为图腾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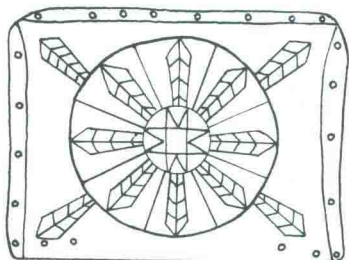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陶器装饰中以鸟为主要题材。这一地区的文献中也有一些以鸟为氏族图腾的传说和记载。如《诗经》：“天命玄鸟，



邹县野店遗址出土八角星纹彩陶



凌家滩玉



凌家滩玉版八角星纹

降而生商。”这也可以看作是图腾艺术在彩陶图案中的反映。

除了具有图腾性质的纹样外，还有一些象生性的动物花纹，如半坡类型晚期彩陶上的猪面纹，可能有着辟邪以求吉祥的含义。《易经》载“豮豕之牙吉”，就是半坡类型彩陶猪面纹的很好的注解。

而半坡彩陶中广为人知的人面鱼纹，以及半山和马厂彩陶中一些绘有胡须的人面纹或人像，已可看作是人格化的动物神，其含义已具有祖先崇拜的意义。

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和发展，人们意识到天体及其呈现的气象变化同农、牧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兴起了天体崇拜，而在天体中以太阳最为人们所注目。我们在郑州出土的大河村的彩陶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都能发现绘有太阳纹的彩陶。这些彩陶是原始部落太阳崇拜的反映。

纵观彩陶艺术的发展，每一种彩陶纹样背后都蕴含着先民的创造与想象，就像八角星纹那样遮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等待着我们解读和发现，吸引着观众流连忘返，不忍离去。或者，考古工作的魅力正在于此，正是因为有着许多未知，才激发我们不断进取，努力工作，争取早日解开谜团，为前人的研究疑点找出答案，为历史的发展填补空白。

本篇撰稿人：史春月

② 憨态可掬的陶器杰作

——大汶口文化红陶兽形壶

文物级别：一级

材 质：陶

制造年代：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6200年）

外形参数：高21.6厘米

出土时间：1959年出土于大汶口文化遗址

收藏情况：陈列于山东博物馆“山东历史文化展·史前”展厅

推荐理由：红陶兽形壶造型独特，色彩艳丽，集实用与远古造型艺术于一身，体现了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独特高超的制陶工艺和水平，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代表之作



红陶兽形壶，通体呈站立的猪形，圆面耸耳，拱鼻，张口，耳穿小孔，四肢粗壮，短尾上翘，背装弧形提手，尾部一筒形注水口，嘴可往外倒水，腹部鼓起，加大了容积，四足立起可供加热，使用方便，造型美观生动，逗人喜爱，集实用与仿生艺术于一身，是大汶口文化独有的器型。通体磨光，遍施红色陶衣，鲜亮油润，夹砂红陶制成。该器是站立的动物形象，头部和肥壮的身体像猪，而四肢和上翘的尾巴却又像狗，因此统称为兽形。

红陶兽形壶的造型像是胖胖的小猪，拱着鼻子，张着嘴巴，耳穿小孔，短尾上翘，憨态可掬。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红陶兽形壶，人们都会为它朴拙可爱的外形而忍俊不禁，忍不住有上手把玩一番的冲动。我们在喜爱它生动可爱的造型时，更感叹它极具实用性的巧妙构思，充满了创造性的灵感。当时的先民从陶壶尾部圆筒形的注水口注水，用水时通过“小猪”张着的嘴巴倒出，同时背部制作了便于提携的拱形提梁。壶的所有用途巧妙地融入造型中，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们生活体验和艺术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时陶塑造诣的最高水平，是 5000 年前难得的一件艺术珍品。

红陶兽形器在新石器时代中发现不多，山东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兽形壶雕塑自然生动，几近天人合一。从造型上可以看出，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特征，是家畜饲养业在原始造型艺术上的生动反映。

发现经过难忘，外形萌萌

1959 年，在大汶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具体发掘工作请参见本书上一篇的内容），出土了许多新颖、精美的随葬品，墓葬和随葬品向人们展示了一套全新的文化面貌。133 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精美的彩陶、洁净的白陶、典雅的黑陶、风格独特的灰陶等；华丽的象牙雕筒和